

docsriver.com
商家本本店

中國佛教經典寶藏精選白話版

禪宗類

18

李 申釋譯 星雲大師總監修

佛光山宗務委員會印行

六祖壇經





六祖壇經

中國佛教經典寶藏精選白話版

18

李 申釋譯

星雲大師總監修

佛光山宗務委員會印行



六祖壇經／李申釋譯。--初版。--
 高雄縣大樹鄉：佛光，1997 [民86]
 面；公分。--(佛光經典叢書；1118)
 (中國佛教經典寶藏精選白話版；18)
 參考書目：面
 ISBN 978-957-543-510-3(精裝)。--
 ISBN 978-957-543-511-0(平裝)
 1. 六祖壇經 - 註釋
 226.62 85012274

有著作權·請勿翻印·歡迎流傳
 如有缺頁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定價
 初版
 登記證
 法律顧問
 印刷者

總編輯
 總譯者
 出版者
 發行人
 地址
 電話
 網址
 劃撥戶名
 流通處

總監修
 總編輯
 總譯者
 出版者
 發行人

星雲大師
 慈惠法師 依空法師(台灣)；王志遠 賴永海(大陸)
 李申
 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佛光山宗務委員會
 慈容法師 慈嘉法師 依嚴法師
 心定和尚 慈莊法師 慈惠法師
 依恒法師 依空法師 依淳法師
 高雄市大樹區興田路一五三號 佛光山寺
 (〇七)六五一九二一一一六八
 P.O. Box 77, www.fgs.com.tw
 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佛光山文化發行部
 高雄市大樹區興田路一五三號 (〇七)六五六四〇三八五九
 佛光山文教廣場
 高雄市大樹區佛光山寺 (〇七)六五六一九二一六一〇二
 滴水書坊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四四六號 (〇二)二九三三七四八
 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三段一七號 (〇二)二九八四九五三
 宜蘭市中山路三段二五七號 (〇三)九九三三〇三三一〇九
 高雄市前金區賢中街二七號 (〇七)二七二八六四九
 高雄市左營區忠言路一八號 (〇七)五五六三三九三一〇六
 中茂分色製版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舒建中、毛英富律師
 行政院新聞局版台省業字第八六一號
 一九九七年四月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再版十刷
 二〇〇元

傳真
 電子信箱
 劃撥帳號
 (〇七)六五六三三五四六
 fgs@fgs.org.tw
 一八八八九四四八

總序

日
生
會

自讀首楞嚴，從此不嗜人間糟糠味；
認識華嚴經，方知己是佛法富貴人。

誠然，佛教三藏十二部經有如暗夜之燈炬、苦海之寶筏，為人生帶來光明與幸福，古德這首詩偈可說一語道盡行者閱藏慕道、頂戴感恩的心情！可惜佛教經典因為卷帙浩瀚，古文艱澀，常使忙碌的現代人有義理遠隔、望而生畏之憾，因此多少年來，我一直想編纂一套白話佛典，以使法雨均霑，普利十方。

一九九一年，這個心願總算有了眉目，是年，佛光山在中國大陸廣州市召開「白話佛經編纂會議」，將該套叢書訂名為《中國佛教經典寶藏》。後來幾經集思廣益，大家決定其所呈現的風格應該具備下列四項要點：

一、**啓發思想**：全套《中國佛教經典寶藏》共計百餘冊，依大乘、小乘、禪、淨、密等性質編號排序，所選經典均具三點特色：

1 歷史意義的深遠性

2 中國文化的影響性

3 人間佛教的理念性

二、**通順易懂**：每冊書均設有譯文、原典、注釋等單元，其中文句鋪排力求流暢通順，遣詞用字力求深入淺出，期使讀者能一目了然，契入妙諦。

三、**文簡義賅**：以專章解析每部經的全貌，並且搜羅重要章句，介紹該經的精神所在，俾使讀者對每部經義都能透徹瞭解，並且免於以偏概全之謬誤。

四、**雅俗共賞**：《中國佛教經典寶藏》雖是白話佛典，但亦兼具通俗文藝與學術價值，以達到雅俗共賞、三根普被的效果，所以每冊書均以題解、源流、解說等章節，闡述經文的時代背景、影響價值及在佛教歷史和思想演變上的地位角色。

茲值佛光山開山三十週年，諸方賢聖齊來慶祝，歷經五載、集二百餘人心血結晶的百餘冊《中國佛教經典寶藏》也於此時隆重推出，可謂意義非凡，論其成就，

則有四點成就可與大家共同分享：

一、佛教史上的開創之舉：民國以來的白話佛經翻譯雖然很多，但都是法師或居士個人的開示講稿或零星的研究心得，由於缺乏整體性的計劃，讀者也不易窺探佛法之堂奧。有鑑於此，《中國佛教經典寶藏》叢書突破窠臼，將古來經律論中之重要著作，作有系統的整理，為佛典翻譯史寫下新頁！

二、傑出學者的集體創作：《中國佛教經典寶藏》叢書結合中國大陸北京、南京各地名校的百位教授學者通力撰稿，其中博士學位者佔百分之八十，其他均擁有碩士學位，在當今出版界各種讀物中難得一見。

三、兩岸佛學的交流互動：《中國佛教經典寶藏》撰述大部份由大陸飽學能文之教授負責，並搜錄臺灣教界大德和居士們的論著，藉此銜接兩岸佛學，使有互動的因緣。編審部份則由臺灣和大陸學有專精之學者從事，不僅對中國大陸研究佛學風氣具有帶動啟發之作用，對於臺海兩岸佛學交流更是助益良多。

四、白話佛典的精華集粹：《中國佛教經典寶藏》將佛典裏具有思想性、啟發性、教育性、人間性的章節作重點式的集粹整理，有別於坊間一般「照本翻譯」的白話佛

典，使讀者能充份享受「深入經藏，智慧如海」的法喜。

今《中國佛教經典寶藏》付梓在即，吾欣然爲之作序，並藉此感謝慈惠、依空等人百忙之中，指導編修；吉廣輿等人奔走兩岸，穿針引線；以及王志遠、賴永海等大陸教授的辛勤撰述；劉國香、陳慧劍等臺灣學者的周詳審核；滿濟、永應等「寶藏小組」人員的匯編印行。由於他們的同心協力，使得這項偉大的事業得以不負衆望，功竟圓成！

《中國佛教經典寶藏》雖說是大家精心擘劃、全力以赴的鉅作，但經義深邃，實難盡備；法海浩瀚，亦恐有遺珠之憾；加以時代之動亂，文化之激盪，學者教授於契合佛心，或有差距之處。凡此失漏必然甚多，星雲謹以愚誠，祈求諸方大德不吝指正，是所至禱。

一九九六年五月十六日於佛光山

編序



敲門處處有人應

《中國佛教經典寶藏》是佛光山繼《佛光大藏經》之後，推展人間佛教的百冊叢書，以將傳統《大藏經》菁華化、白話化、現代化為宗旨，力求佛經寶藏再現今世，以通俗親切的面貌，溫渥現代人的心靈。

佛光山開山三十年以來，家師星雲上人致力推展人間佛教不遺餘力，各種文化、教育事業蓬勃創辦，全世界弘法度化之道場應機興建，蔚為中國現代佛教之新氣象。這一套白話菁華大藏經，亦是大師弘教傳法的深心悲願之一。從開始構想、擊劃到廣州會議落實，無不出自大師高瞻遠矚之眼光；從逐年組稿到編輯出版，幸賴大師無限關注支持，乃有這一套現代白話之大藏經問世。

這是一套多層次、多角度、全方位反映傳統佛教文化的叢書，取其菁華，捨其艱澀，希望既能將《大藏經》深睿的奧義妙法再現今世，也能為現代人提供學佛求法的方便舟筏。我們祈望《中國佛教經典寶藏》具有四種功用：

一、是傳統佛典的菁華書——中國佛教典籍汗牛充棟，一套《大藏經》就有九千餘卷，窮年皓首都研讀不完，無從賑濟現代人的枯槁心靈。《寶藏》希望是一滴濃縮的法水，既不失《大藏經》的法味，又能有稍浸即潤的方便，所以選擇了取精用弘的摘引方式，以捨棄龐雜的枝節。由於執筆學者各有不同的取捨角度，其間難免有所缺失，謹請十方仁者鑒諒。

二、是深入淺出的工具書——現代人離古愈遠，愈缺乏解讀古籍的能力，往往視《大藏經》為艱澀難懂之天書，明知其中有汪洋浩瀚之生命智慧，亦只能望洋興歎，欲渡無舟。《寶藏》希望是一艘現代化的舟筏，以通俗淺顯的白話文字，提供讀者遨遊佛法義海的工具。應邀執筆的學者雖然多具佛學素養，但大陸對白話寫作之領會角度不同，表達方式與臺灣有相當差距，造成編寫過程中對深厚佛學素養與流暢白話語言不易兼顧的困擾，兩全為難。

三、是學佛入門的指引書——佛教經典有八萬四千法門，門門可以深入，門門是無限寬廣的證悟途徑，可惜缺乏大眾化的入門導覽，不易尋覓捷徑。《寶藏》希望是一支指引方向的路標，協助十方大眾深入經藏，從先賢的智慧中汲取養分，成就無上的人生福澤。然而大陸佛教於「文化大革命」中斷了數十年，迄今未完全擺脫馬列主義之教條框框，《寶藏》在兩岸解禁前即已開展，時勢與環境尚有諸多禁忌，五年來雖然排除萬難，學者對部份教理之闡發仍有不同之認知角度，不易滌除積習，若有未盡中肯之辭，則是編者無奈之咎，至誠祈望碩學大德不吝垂教。

四、是解深入密的參考書——佛陀遺教不僅是亞洲人民的精神皈依，也是世界眾生的心靈寶藏，可惜經文古奧，缺乏現代化傳播，一旦龐大經藏淪為學術研究之訓詁工具，佛教如何能紮根於民間？如何普濟僧俗兩眾？我們希望《寶藏》是百粒芥子，稍稍顯現一些須彌山的法相，使讀者由淺入深，略窺三昧法要。各書對經藏之解讀詮釋角度或有不足，我們開拓白話經藏的心意卻是虔誠的，若能引領讀者進一步深研三藏教理，則是我們的衷心微願。

在《寶藏》漫長五年的工作過程中，大師發了兩個大願力——一是將文革浩劫斷

滅將盡的中國佛教命脈喚醒復甦，一是全力扶持大陸殘存的老、中、青三代佛教學者之生活生機。大師護持中國佛教法脈與種子的深心悲願，印證在《寶藏》五年艱苦歲月 and 近百位學者身上，是《寶藏》的一個殊勝意義。

謹呈獻這百餘冊《中國佛教經典寶藏》為 師父上人七十祝壽，亦為佛光山開山三十週年之紀念。至誠感謝三寶加被、龍天護持，成就了這一樁微妙功德，惟願《寶藏》的功德法水長流五大洲，讓先賢的生命智慧處處敲門有人應，普濟世界人民眾生！

目錄

● 題解	一
● 經典	二九
1 行由第一	三一
2 般若第一	六一
3 疑問第二	八二
4 定慧第四	九五
5 坐禪第五	一〇三
6 懺悔第六	一〇七
7 機緣第七	一二四
8 頓漸第八	一六七

● 9 宣詔第九	一八七
10 付囑第十	一九四
● 源流	二三五
● 解説	二六五
● 参考書目	二七五



壇經是惠能大師的言行錄

《壇經》是唐代高僧惠能大師的言行錄。一般說來，佛教典籍之中，只有佛的言行錄才可以稱為經。其中只有一個例外，那就是記載惠能大師言行的這部《壇經》。一位中國高僧，其言行得以稱為經，並為大家所接受，本身就說明了這部經的價值及其特殊地位。

《壇經》由於版本衆多，名字也就不只一個，《六祖大師法寶壇經》是衆多名稱之一。有的版本，名稱非常長。如近代發現的敦煌寫本《壇經》，全名為《南宗頓教最上乘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六祖惠能大師於韶州大梵寺施法壇經》，共三十二字。不過在一般情況下，大家都簡稱其為《壇經》。

壇經教人自見本心本性，自己成就佛道

《壇經》有多種版本，我們這個譯本所依據的底本，是元代高僧宗寶所編定的本子，俗稱宗寶本。宗寶本《壇經》共有十品，即十章，其內容大體如下：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行由〉第一。惠能大師在大梵寺說法，首先講述了自己的身世。「行由」，即惠能大師的行蹤、來由。末尾指出，惠能大師所說，是五祖弘忍傳下的「東山法門」。東山法門所說，是先聖遞相傳授的「頓教」；頓教所說的佛法，是「不二之法」。不二之法的要點，則如惠能大師在敘述身世之前就開宗明義指出的：「菩提自性，本來清淨；但用此心，直了成佛。」

〈般若〉第二。惠能大師繼續在大梵寺說法，主要講解「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其中特別指出，空，不是一無所有，而是如世界虛空，包含一切；般若之智，人人具有。成佛，要靠自悟。

〈疑問〉第三。惠能大師回答聽講者韋刺史等人的疑問，其中著重強調，求福田不是功德；指出西方淨土就在自己心裏。

〈定慧〉第四。惠能大師解釋什麼是「定慧」。其中特別強調定慧一體，就像燈和光，無先後可分。本品還提出禪宗修持定慧的三大命題：「無念爲宗，無相爲體，無住爲本。」

〈坐禪〉第五。惠能大師講解什麼叫坐禪。其中指出，坐禪不是指身體不動，而

是「心念不起」，「自性不動」。特別強調要「自見本性清淨」。

〈懺悔〉第六。惠能大師在曹溪向雲集山中的四方士庶說法，主要講解什麼叫懺悔。說懺是懺以前的罪業，使它們永不再起；悔是悔以後將犯的過錯，使它們永不發生。這一品中，惠能大師還帶領聽眾，發四弘願，要求聽者歸依自性三寶。

〈機緣〉第七。惠能大師在曹溪山中與前來拜師學道者的對話。這些拜師學道者有法海、法達、智通、智常、志道、懷讓、玄覺、智隍、方辯等。他們後來都成了著名禪師。

〈頓漸〉第八。惠能大師與來自神秀門下的僧人志誠、神會的對話。二人經惠能大師教導，都成爲南宗的著名傳人。其中還記述了北宗僧人派張行昌刺殺惠能，惠能又如何教化行昌的過程。

〈宣詔〉第九。武則天、唐中宗宣詔惠能進京，惠能托病不去。朝廷下詔褒獎惠能。

第八、第九兩品還特別強調，神秀、惠能二位大師並不互相敵視。惠能強調佛法只是一種，無頓漸之分；只有人的悟性有快有慢。神秀大師推崇惠能，並向朝廷推薦

○
〈付囑〉第十。惠能大師圓寂前對弟子們的囑付。他要求弟子們在說法時要運用「對法」，才能不失本宗旨。他向弟子們敘述了從釋迦佛到惠能的三十三代傳法世系，並表示衣鉢不再向下傳授。這一品還敘述了惠能大師滅度前的其他一些安排，以及惠能大師遺骸的安葬情況。

若依據說法的場合，又可分為：

大梵寺說法。包括第一品〈行由〉、第二品〈般若〉、第三品〈疑問〉。第四品〈定慧〉、第五品〈坐禪〉雖未指明說法地點，但在其他版本中，多歸於大梵寺說法，可視為大梵寺說法的組成部分。

曹溪山中說法及與弟子們的問答。包括：第六品〈懺悔〉、第七品〈機緣〉、第八品〈頓漸〉。第九品〈宣詔〉，主要內容是惠能回答皇帝使者薛簡的提問，也可視為曹溪山中說法的組成部分。

臨終前付囑說法，載於第十品〈付囑〉。

各種版本編排不盡一致，但依據說法場合，都可大體分為以上三個部分。

若論內容，則一部《壇經》，都是在教人如何成佛。有人把《壇經》宗旨概括為「識心見性，自成佛道」八個字。若摘取《壇經》原話表明上述宗旨，則是「自見本心，自成佛道」。

以這個宗旨為中心，《壇經》對佛教的諸多基本問題，都作出了自己的獨特理解。下面我們分幾個部分，分別闡述《壇經》的基本思想。

人人都有佛性

人人都有佛性不是禪宗新提出來的命題，但《壇經》把它作為立論的基礎，並特別地加以強調。

惠能初見五祖時，五祖說他是嶺南人，又是獼獠，怎麼能夠作佛？惠能回答說：「人雖有南北，佛性並無南北。獼獠身份與和尚不同，佛性有什麼差別？」既然「獼獠」有與和尚同樣的佛性，當然就有成佛的可能。

此後惠能在說法中還反復強調，無論愚人還是智人，佛性都沒有差別。只是由於迷和悟的不同，才分出了愚人和智人。因此，愚人只要覺悟，也就和智人沒有差別。《壇經》還多次指出，有情眾生皆有佛種。佛種，就是成佛的種子，也就是佛性

。只有無情之物才沒有佛種，也就是沒有佛性。臨終付囑時，惠能還對弟子們說，他的說法，就像普遍滋潤大地的及時雨，弟子們的佛性，好像種子。種子遇到這及時雨的滋潤，都要生芽。假如能遵照他的指示修行，就一定能像花種遇雨萌發，又自然長成果實一樣，獲得菩提，證成妙果、正果。

依有情皆有佛性，或《大般涅槃經》中「一切衆生皆有佛性」說，不僅人人，而且人之外的禽獸、畜生，都有佛性。然而在實際上，《壇經》的主張，僅到人人都有佛性爲止，至少是沒有著重指明，人以外的有情衆生都有佛性。至於再進一步，認爲無情衆生也有佛性，甚至認爲有情衆生無佛性，無情衆生才有佛性，則還未見於《壇經》，當是惠能以後才產生的思想。

那麼，這人人皆有的佛性，是什麼性質，具有什麼作用呢？

五祖弘忍夜半三更對惠能秘密說完《金剛經》以後，惠能立刻悟到，原來一切萬法，不離自我本性。他隨即對五祖說了五句話：「何期自性本來清淨！何期自性不生不滅！何期自性本來具有一切！何期自性本來無動無搖！何期自性能生一切萬法！」本來清淨、不生不滅、具有一切、無動無搖、能生一切萬法，就是惠能對人人皆有的

佛性的性質、作用所作的描述，其中又以佛性本來清淨最爲惠能所強調，下文就先說自性本來清淨。

自性本來清淨

自性本來是清淨的，就像日月一樣，永遠明朗，只是由於妄念，才遮蓋了清淨的本性，就像浮雲遮蔽了日月的光明。這時需要一陣大風吹散浮雲，人也需要用般若智慧打破妄念、煩惱，使清淨的本性現出光明。這般若不是別的什麼，而是人的智慧心。這智慧心，是本性中就具有的。

因此，所謂覺悟，就是消除妄念，消除妄念就見到本來清淨的自性。這本來清淨的佛性就是佛，見到佛性，就是見到佛。

妄念的產生，是由於執著，或著境，或著相，或著淨，或著空，任何執著都是產生妄念的根源。因此，要消除妄念，首先要消除執著，消除執著的原則可歸結爲三條，即「無念爲宗，無相爲體，無住爲本」。

無念，就是心裏雖然興起許多念頭，但這念頭是從自性而生，不是因境而生，所以雖然念頭產生，卻並不執著這些念頭。不是因境而生，也就是心不被染污，心脫離

了一切境，保持了自性的清淨。但無念不是「百物不思」，即什麼也不想。什麼也不想就使念頭斷絕，一個念頭斷絕就是死，就要到別處重新獲得生命。在《壇經》看來，把無念理解為什麼也不想，乃是極大的錯誤。這樣作，就是把人變成了死人，變成了木石。

無住，就是不停。一切法都在運動、變化，不會停止，人不應該把這運動、變化鏈條上的某一點看作固定不變的，這就是無住。對無住的闡述，敦煌本與宗寶本有所不同。敦煌本說：

無住者，爲人本性，念念不住。前念念念，後念念念，相續無有斷絕^①。若一念斷絕，法身即（是）離色身。念念時中，於一切法上無住。一念若住，念念即住，名繫縛。於一切法上念念不住，即無縛也。

依敦煌本，則無住的意思有二：一是念念相續不斷，二是於一切法上無住，即不停止於任何法上。這第二點，類似於無執著。

宗寶本的闡述有所不同。該本對無住的解釋是：

念念之中，不思前境。若前念、今念、後念，念念相續不斷，名爲繫縛。於諸法

上念念不住，即無縛也。

敦煌本說，念念相續不斷是無住，斷爲繫縛，即有住。宗寶本則說念念相續不斷是繫縛，因而是有住。這主要是由於宗寶本把無住理解爲「不思前境」。因此，他說的念念不斷，是內容的相續。若後念仍思前境，就是前念內容留到了後念，因而是住。敦煌本則強調的是不要有百物不思、什麼也不想的時候，不要讓念頭斷絕。二本側重不同，但大義無妨。宗寶本不否認敦煌本的解釋，但加上一條「不思前境」。所謂「不思前境」，就是把過去自己所經歷的那些人世間的善惡美醜，冤仇和親愛，自己所受到的言語的冒犯，欺騙、爭奪等一切凌辱，都放在腦後，不要去想它們，把它們全部忘掉，就當它們沒有發生，不要處心積慮、日思夜想地尋求報復。這就是無住。

無相，就是「外離一切相」。這一點，各本的解釋大體相同。離相，就是不著相，不著相就不被染污，因而保持了法體的清淨。

無念、無相、無住，這三條原則，目的只有一個，就是保持這自性的清淨。

自性本來具足

「本來具足」，就是本來具有一切。《壇經》解釋「摩訶般若波羅蜜多」道：摩訶是大，大就是心量廣大，就像虛空，含容著一切。日月星辰、山河大地、有情無情、善惡美醜、天堂地獄、草木叢林、一切大海、須彌諸山，全都包含在虛空之中。虛空對於它所包含的一切，不取也不捨。自性就像虛空一樣，也包含著一切，無論是善人惡人、美事醜事。自性對待它所包含的一切，也應該是不取不捨。這就是大，也就是空。這樣，惠能對自性本來具足的解釋，同時也是對空的一種解釋。依這種解釋，則自性的空不是一無所有，而是包含一切。如把自性的空當成一無所有，因而就去清除心中的一切念頭，使百物不思，一念不起，那就是「無記空」。在《壇經》看來，「無記空」並非真正的空，而是一種妄見、妄執。

如此說來，則自性的清淨又可以說是非常的不淨，因為它包含著一切，甚至包含著惡。由此看來，《壇經》所說自性的清淨，也不是脫離一切萬法的淨。它的淨，也應該只是對萬法不取不捨，不染不著。

自性能生萬法，一切萬法都是自性所生。《壇經》認為，自性也就是八識中的含藏識，經過第七識，轉生前六識，六識出六門，見六塵，因此，十八界，都是自性所

生。自性正，就生十八正；自性邪，就生十八邪。正邪善惡，全在於一念之間。因此，凡夫就是佛，煩惱就是菩提。前一個念頭迷就是凡夫，後一個念頭悟就是佛；前一個念頭著境就是煩惱，後一個念頭離境就是菩提。

天堂、地獄，作佛還是作畜生，全在於一念之間。慈悲、施捨、清淨、平直，就是釋迦、彌陀、觀音、勢至；虛妄、貪欲、煩惱、愚癡，就是畜生、魚鼈。常行十善，就是天堂；常行十惡，就是地獄。這一切，都是自性所生。

自性不生不滅。《壇經》認為，外道也說不生不滅，但外道所說的不生不滅是先承認有生，然後用滅去使生停止。這樣用生去顯示滅，滅也就永遠不滅。因為只要在著生，就永遠有滅；有滅，就說明生仍然存在。滅，並沒有滅掉生。《壇經》說的不生不滅，是本來沒有生，也就無所謂滅。也就是說，自性是永恆存在的，它可以產生一切，但它自身卻不由誰產生；一切都可以消滅，它自己卻依然如故。這樣，涅槃寂靜就不是要滅掉什麼，而是要保持這清淨的心體。

這本來清淨、不生不滅、含容一切、又能生萬法的自性，也就是佛。

自性是佛

在《壇經》中，清淨的自性不僅是成佛的種子，而且本身就是佛。只要用智慧打破迷悟，就頓見佛性，立即成佛。這就是《壇經》主張的頓教，頓悟成佛。

自性是佛，佛就在自己心中，它不在身外，也不在西方，無須往生西方。東方人造罪，請求往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又請求往生哪裏？因此，《壇經》認為，所謂西方淨土，就在自己心裏。只要心裏慈悲、善良，西方就離自己不遠；如果懷著不善之心，無論怎樣念阿彌陀佛，請求往生，也都難以到達。假如說西方淨土離自己有十萬八千里，在《壇經》看來，這就是自己身上的十惡八邪。因此，除去十惡，就是走了十萬里，再除去八邪，就是又走了八千。只要心裏清淨，就是到了西方，到了天堂，成了佛。

要成佛，不必往生西方，也不必非出家不可，在家照樣也可修行。關鍵在於心裏是否清淨。在家心裏清淨，照樣可以成佛；出家心裏不淨，也只能是個凡夫。在家若能孝養父母，使上下尊卑都能相互關心，和睦相處，在日用之間，就可成就佛道。

所謂佛的三身，也都是自性變現。自性清淨，萬法在自性中，從自性生。自性就是法身，就是清淨法身佛。歸依佛，就是歸依自性，自己悟得自性。歸依的途徑，就

是自己除去自性中的一切妄想、惡念，譬如嫉妒、驕傲、自私、偏見、欺詐等等心思，全都除去，就是歸依自性，歸依佛。這個佛才是真佛。歸依真佛，就會內外明徹，一切萬法都會在自性中顯現。

自性不染善惡，就是圓滿報身佛。如果起一個惡念，積累的善行就全部消滅；起一個善念，也會使所有的惡消滅。念念都能自見本性，就念念見到真佛，這就是圓滿報身佛。千百億化身佛，也是自性所作。思量什麼，就化爲什麼。思量善事，就化爲天堂；思量惡事，就化爲地獄。心裏慈悲，就化爲菩薩；心裏險毒，就化爲龍蛇。這就是千百億化身佛。

至於佛家三寶，也在自己心裏。佛就是覺，覺是心裏覺。法是正，正是心裏正。僧就是淨，淨是心裏淨。因此，歸依三寶，也就是歸依自己的心，歸依自性。

無論是三寶還是三身，都在自己心裏，那麼，要求佛，也就只能向自己心裏去求，不可向身外尋求。向身外尋求，比如向西方尋求，那是永遠也找不到的。

禪宗的最大特色，可說就是把以前的身外尋佛變爲心內尋佛，並宣佈所有向身外覓佛的行爲都是迷誤，從而在修行方式上也發生了根本變革。

自修自悟，識心見性

佛在自己心裏，它就是自性，那麼，只要識心見性，就可成佛。心是自己本心，性是自己本性，見自己本心、本性，只能依靠自己，自己修行，自己覺悟，自己超度自己。即使別人給自己指示了一條正路，至於悟與不悟，歸根結底，還要靠自己。反過來說，只要自己覺悟，除卻迷妄，就一定可以見性成佛。由此出發，《壇經》回答了有關修持的種種問題，這主要是坐禪、戒定慧、懺悔、誦經、修福與修道等等問題。下面將分別加以說明。

坐禪

禪宗不主張枯木的坐禪來獲取定慧，因為他們對坐禪有自己的獨特理解。

一般的坐禪有兩條基本要求：一是身體靜坐不動，二是心裏清除雜念，或專注一境，或百物不思，使心裏清淨。在《壇經》看來，這兩條要求都是一種迷誤。

《壇經》認為，色身是舍宅，不存在成佛的問題，要求色身靜坐不動，是沒有意義的：「一具臭骨頭，何為立功課？」給這作為舍宅的色身規定許多修持項目，對成佛沒有任何幫助。

對《壇經》來說，真正的不動，是自性不動，也就是惠能在聽完五祖弘忍說《金剛經》以後，說的自性不動不搖。自性不動的意義，就是見一切人，但不見人的是非善惡。對於外界的一切是非善惡，都能無動於心，一念不起，這就是真正的不動，也就是坐禪的坐。禪，就是外面離相，內見自性，這樣外不著相，自性就不被染污，也不被擾亂，因而清淨安定。使自性清淨安定，也就是禪定。

因此，《壇經》所說的坐禪，歸根結底，也是見自性，而不是身體靜坐不動。這樣，行住坐臥之間，就都可以坐禪，只要心不著境，不著相。惠能評論北宗的靜坐說：「生來坐不臥，死去臥不坐。」也是指明，身體的坐臥，與禪定並無什麼關係，因為禪定是心的功課。

《壇經》還進一步指出，禪的意思是心不著相，但也不能著淨。如果立下一個淨的目標，一心向這個目標努力，排除妄念，甚至一念不起，認為這樣就作到了淨，其實這是一種淨妄。因為人性本淨，只要沒有妄想，本性就自然清淨。淨無形，也無相。把淨作為目標來追求，就是自己建立了淨相，著淨也同樣是著相，因而是妄，是被淨所束縛。

《壇經》還批評北宗的「住心觀靜」，認為這「住心觀靜」是一種病，而不是禪，和上面所說的著淨，是同一種錯誤。

戒定慧

戒定慧，也是佛教修持的基本內容。一般認為，定與慧，意義不同，修持方法，自然也就不同。《壇經》特別反對把定慧加以區別，而主張定慧體一不二。定與慧，是體與用的關係。定是慧之體，慧是定之用。當慧的時候，定就在慧中；當定的時候，慧就在定中。二者的關係，就像燈與光的關係。燈是光之體，光是燈之用。有燈就有光，有光也就有燈。二者雖是兩個名稱，卻只是一個東西。定和慧，也只是名稱不同，認為它們可以分開，說什麼先定發慧或先慧發定，就是二相，這樣的見解，乃是一種迷誤。

《壇經》中，還把惠能的戒定慧和神秀的戒定慧對立起來。依《壇經》所說，神秀的戒定慧是：諸惡不作，諸善奉行，自淨其意。惠能的戒定慧是：心地無非、心地無癡、心地無亂。可以看出，這裏所說的神秀的戒定慧，著眼點仍然是人的行動，是人行爲的外在表現。惠能的戒定慧，著眼點則是人的內心。所謂「心生種種法生，心

滅種種法滅」，心地無非，自然就諸惡不作；心地無癡，自然就諸善奉行；心地無亂，其意自然清淨。兩下相比，惠能的戒定慧，可說是抓住根本；神秀的戒定慧，可說是只得其枝葉。當然，神秀的戒定慧是否果然如此？須要研究，但《壇經》借此闡明惠能對戒定慧的看法，卻清楚明白。

《壇經》說法，處處不離自性，戒定慧也是如此。所謂戒定慧，是自性的戒定慧。心地無非、無癡、無亂，自性就作到了戒定慧。因為自性本來清淨，戒定慧不是它後來獲得的性質，所以說它無所得也可。既然無所獲得，不立戒定慧的名義也是一樣。戒定慧名可以不立，那麼菩提涅槃、解脫知見等等名義，也都可以不立，因為它們都不是自性所得到的，而是自性的本來面目。它們沒有給自性附加任何性質，不過是對自性清淨的不同表述。所謂名稱雖然不同，本體只有一個。不要、不立這些名稱，對本體沒有絲毫妨礙。

不立這些名稱，對本體沒有妨礙；立了這些名稱，對本體也無妨礙，只要不執著，那就來去自在，無滯無礙。

懺悔

懺悔，也是修行的重要內容。依《壇經》解釋，懺是對以前的罪業而說，表示懊悔、改過，永不再犯；而悔則是對今後而言，決心此後不再造作惡業等等。《壇經》批評愚迷之人，只知懺其前罪，不知悔以後的過錯。這樣的懺悔，使前罪不滅，後過又生。在《壇經》看來，這簡直算不得懺悔。

懺悔的內容，就是超度自己心中的衆生，斷絕心中的煩惱，學自性法門，成就無上佛道。這一切歸結爲一句話，就是用般若智慧打破自己心中的愚迷衆生，或者說，用正見破除一切邪見，見自性，行正法，見佛性，成就佛道。這樣，懺悔和坐禪、修戒定慧一樣，都是一個用正見破除邪見，悟得自性的過程。這些修持方法，也是名雖不同，內容無別。

誦經

《壇經》中說，惠能不識字。但能理解一切經意。他沒有讀過《涅槃經》，但聽無盡藏讀一遍，就可以進行解說。惠能也沒讀過《法華經》，但聽法達讀了一遍，就可以說出《法華經》的大意。在《壇經》看來，一切文字，大乘小乘所有的十二部經，都是因人設置的，都是由於人的智慧本性，才能建立。這十二部經，都是人性中本

來具有的，假若能夠自見本性，自然可以通曉一切。因此，要見性成佛，誦經不是最必要的。如果誦經只能隨文解義，甚至以誦經多而自傲，那麼，誦經不但無助於見性成佛，還會成爲見性成佛的障礙。所以法達自恃誦經多，遭到了惠能的批評，禪宗不執著對經典表相的義解，此在《壇經》中也得到了明確反映。

禪宗不重視讀經，但也不反對讀經。經，畢竟是佛心的一種表現。若能通過讀經，領會佛法大義，那麼，讀經也可成爲見性成佛的幫助。這叫做「迷悟在人，損益由己」。讀經和一切修持一樣，可使人悟，也可使人迷；可以對見性有益，也可對見性有損。

《壇經》把迷悟、損益的權利完全交給了修行者自己，同時也就把如何理解經義的權利交給了修行者自己。這樣，修行者完全可以把經文作爲自己所理解的佛法的注腳。這就是所謂「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這種被經轉和轉經的情況不只限於《法華經》，而是包括全部佛教經典。《壇經》中，也就出現了一個惠能轉《涅槃經》的例子。依照《涅槃經》，佛性是常，諸法是无常。但惠能說，佛性是无常，諸法是常。行昌說他大違經文。但惠能說，他雖大違經文，卻完全合乎經義。而行昌的理解

，反倒是「依言背義」。經惠能解說，行昌也豁然開悟。

不重視讀經，又不廢除讀經；不拘泥於經文，而注重理解經義，這是《壇經》中關於讀經的基本主張。這個主張，對此後中國文化的發展，曾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修福與修道

上述四個方面，都是佛教修行的重要內容。在這些方面，禪宗都有自己的特點，同時也在每一方面和傳統的修行方式對立。這些對立歸到一點，也就是修福和修道的對立。

傳統佛教的修行方式有許多種，有建寺、建塔、齋僧、布施、念佛、誦經、坐禪等等，其目的也都在積功累德，以求最後成佛。但在《壇經》看來，這些都是求福田的行為，並不能成佛。求福田可修得來世幸福，但不能根本脫離生死苦海。所以五祖弘忍在傳法之前就告誡弟子們，不要只求福田而不求脫離生死苦海。惠能在回答韋韋史的疑問時也指出，梁武帝造寺、度僧等等行為只是求福，所以沒有功德。在第六品〈懺悔〉中，惠能有一首「無相頌」，再次把修福和修道對立起來。其中說道，布施、供養，可以修來無邊之福，但卻並沒有滅罪。福雖得來了，罪仍然在，所以不能脫

離生死苦海。因為按佛教的說法，罪業是心造的，除罪也必須由心來除。若心裏沒有除去造業的因緣，罪業照樣會繼續產生。所以，要根本除罪，脫離生死苦海，就必須從心裏永遠斷絕造業的可能。

造罪是造業，求福也是造業，它是一種追求，一種欲望，歸根到底，也是一種貪。如果把積功德當作追求的目標，那麼，設一個目標就產生一個執著，同樣是一種貪欲，一種需要破除的東西。

《壇經》看到這樣的修行所帶來的危害，尤其注意到這樣的修行也是一種妄見，所以常常指明，修道的結果，是一無所得，只是讓那自性顯現，除去那遮蔽自性的浮雲，使自性像日月一樣，永放光明。從這個意義上也可以說，《壇經》所批評的外道，修行是想得到什麼；而禪宗，修行的結果卻只有失去，失去那些邪見、妄念，只留下那本來清淨的自性。

宗寶本壇經是明代以來最流行的版本

最後談談本書何以採用宗寶本為底本的問題。

現在所能見到的《壇經》版本，約有二十來種。這些版本可分爲三大系統：

1 敦煌本系統

迄今可見，屬於這個系統的《壇經》版本共有五種：

敦煌斯坦因本。

敦煌博物館本（敦博本）。

北京圖書館藏敦煌寫本殘卷（姑稱敦北本）。

旅順博物館藏寫本（僅存開頭百餘字，姑稱敦旅本）。

西夏文本（經翻譯，知其屬於敦煌本系統）。

這幾個本子，字句大致相同，其全本字數也無大出入，屬於一個系統，約一萬二

千字。

2 惠昕本系統

屬於這個系統的，有四個本子：

日本興聖寺本

日本眞福寺本

日本金山天寧寺本

日本大乘寺本

這四種版本文字基本相同，是北宋高僧惠昕根據一個文字比較繁多的古本刪略而成，約有一萬四千字。

3 古本——宗寶本系統

這個系統又可分為三類。宗寶本爲一類，迄今可見者，如各種單行本：

日本《大正藏》本

《房山石經》本

《嘉興藏》本

明《北藏》本

明《南藏》本等等。

第二類爲德異本，多存於朝鮮；第三類爲曹溪古本。這類本子約有二萬餘字，其內容也相差不多，屬於一個系統。有人認爲，所謂曹溪古本，也就是德異本。

有些學者認爲，現在所能見到的《壇經》版本，以敦煌本年代最早，字數最少，